

忽然偵測到身體感覺出現異常，意識隨之浮上。

並不是什麼嚴重的異常。但若置之不理，也不能完全排除會引發重大錯誤的可能性，因此我睜開眼睛，準備確認狀況。

「……嗯」

在仍然昏暗的視野中，首先映入眼簾的，是依偎在我胸前熟睡的范。他舒展著四肢，睡得十分香甜。那副模樣實在毫無防備，莫名讓我無法平靜。

（范為什麼會在這裡……？）

原本處於待機狀態的記憶體開始運作，昨天發生的事情逐漸浮現在腦海中。

對了。昨天我們遇難，兩人的電量都險些耗盡。之後靠著啟動的伊邪那美式系統脫離險境，順利獲救——

『……不要，我還想和沃爾特待在一起。只有今晚也好……不行嗎？』

（恐怕是遇難時的極端狀況，導致危機感知裝置暫時發生誤作動……使他感到不安吧。）

這種程度的異常，應該很快就能透過自我修復程式恢復。況且，監視他原本就是我的任務之一。既然如此，我便答應了他的要求，將他帶回房間。

確認時間後，果然還沒到我平時開始活動的時刻。不過，我的能量已經充滿，也沒有理由繼續留在床上。提早起來準備今天的任務，或許也不錯。

這麼想著，我不知不覺伸手摸向睡在眼前的范。他的髮絲像貓毛一般纖細而富有光澤，我用手指輕柔地梳理著。就在這時，我忽然注意到一件事。

（范的能量……沒有充進去？）

這張床同時也是一種充電裝置，只要躺在上面，就能為人形機器人充電。我至今已經使用過許多次，今天也順利完成了充電。

那麼，為什麼只有范沒有充到電？

我連忙離開床鋪，檢查是否發生了故障。然而，床的任何一處都看不出異常，無法判斷原因。

或許有必要請蒲葡先生檢查一次。這個房間裡能為人形機器人充電的裝置只有這張床。我試圖立刻聯絡蒲葡先生，但他似乎還在睡覺，理所當然沒有回應。我只好留下文字訊息，思考其他方法。

如果不盡快找到充電的方法，恐怕會影響今天的任務。更重要的是，范的能量明明不足，我卻獨自在他身旁完成了充電，實在太可憐了。

雖然會吵醒正在熟睡的范，但把他帶到其他設有充電裝置的地方，應該會比較快。

我這麼想著回過頭，卻發現原本應該還睡在那裡的范不見了。

「……范？」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取而代之的，是像一座小山般高高隆起的棉被。我猜他應該躲在裡面，便出聲呼喚。過了一會兒，范才像烏龜一樣，從棉被裡悄悄探出頭來。

他的表情不知為何扭曲著，像是有話想說，雙眼直直地盯著我。

「難道是我把您吵醒了嗎？」

雖然我自認沒有發出太大的聲音，但若是打擾了他的睡眠，確實令人過意不去。我如此想著詢問，卻沒有得到回答。看來他不願意坦率地告訴我。我只好開始思考，試圖找出原因。

在我離開床鋪以前，他確實還在睡覺。

也就是說，在我離開的短暫時間裡，發生了什麼事。

「是哪裡發生故障了嗎？那床棉被……難道是溫度調節裝置出了什麼異常？」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「聽覺系統有異常嗎？還是語言程式出了問題？」

「……唔。」

他輕輕地左右搖頭。看來都不對。既然如此，果然是那件事嗎？如果真是那樣，把他帶進這個房間的我確實也有責任。

「抱歉，我太晚才注意到。我已經發現您的充電沒有正常進行，也檢查過了，但仍然找不到故障原因……我已經傳送文字訊息給蒲葡先生，會立刻找出原因——」

「……不要提別人的名字。我不想聽。」

我才剛提到蒲葡先生的名字，他便猛然瞪了過來。接著完全不給我插話的機會，再次縮回棉被築成的洞穴裡。

我呼喚了好幾次，依然沒有得到回應。究竟該怎麼做，他才願意出來呢……我束手無策地在床邊坐下，隨即聽見一陣劃破空氣的聲音。

「——！？」

某種東西緊緊纏上了我的腰。我這才發現，那是從范腰際伸出的連接器。它靈巧地動著，彷彿擁有自己的意志。就在我覺得那模樣簡直像動物的尾巴時，身體已經被它拉倒在床上。

「唔！……范？」

「……開。」

跨坐在我身上的范低聲說了些什麼。他的身體灼熱得彷彿正在過熱運轉。我高速運轉CPU，試圖分析狀況，但他低著頭，表情被髮絲遮住，聽覺系統也無法順利辨識他的聲音。

我困惑得說不出話時，范的連接器進一步收緊，纏在我腰間的力道也變得更強。

「不准丟下我！」

伴隨著悲痛的喊聲，范的散熱液如同淚水般湧了出來。我感覺到那些液體沿著他的臉頰滑落，宛如雨滴般一滴滴落在我的肌膚上，同時反覆思考著范剛才所說的話。

不准丟下他……究竟是指什麼？

在我因無法理解而陷入停滯時，上方不斷傳來「不要讓我一個人」和「不要走」的微弱聲音。這顯然不是正常狀態。我試著讓他冷靜下來，以盡可能平穩的聲音詢問。

「沒事的，我哪裡也不會去。您為什麼會這麼想呢？」

「騙人！……因為，我以為自己又被丟掉了，覺得好難過，結果發現全都是夢……我、我還以為那只是一場夢，好不容易才放心下來，沃爾特卻不見了……！」

人形機器人也會作夢。準確來說，那只是在睡眠模式中處理記憶時，重新播放出了類似人類所謂「夢境」的資料殘留而已。看來范正是因此感到不安。

「嗚、嗚嗚嗚～～！如果沃爾特全部都只是一場夢，我該怎麼辦……？如果其實我所看見、所感受到的『這一切』，全部都是假的……」

看著一邊這麼說，一邊不斷掉淚的范，我不自覺地向他伸出手。腦中只有一個念頭——我必須讓他明白，這一切確實都是現實。

「……范。」

「嗚、吸……欸、嗚哇……！？」

我拉住他的手臂，抱緊順勢倒下的身體。范驚訝得停止了動作。當我們的身體緊密相貼時，我感覺到他的體溫正逐漸升高。想必范也感受到了我冰冷的溫度。

如果他懷疑這是一場夢，那就讓他運用體內搭載的一切程式加以確認。

我們能夠這麼做。因為我們同樣都是人形機器人。

在范的熱度降下來以前，我緩緩撫摸著他的背。就像人類父母安撫哭泣的孩子一樣，一次又一次。

「讓您感到寂寞，真的很抱歉。」

「……！」

他用顫抖的手抓住我胸前的衣服，就這樣將腦袋輕輕蹭上我的頸側，低聲呢喃。

「……嗯，沒錯。我很寂寞。」

由於彼此之間的物理距離縮短，聽覺程式清楚捕捉到了這句話。

根據語音情緒辨識程式的分析，他與剛才相比，似乎已經逐漸平靜下來。我因此放下心，並刻意讓聲音保持溫和。

「昨天發生了很多事吧。看您似乎很疲倦，所以我不想勉強把您叫醒。」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「您能理解嗎？」

「我、我懂了……可是……」

他像是在猶豫一般低下臉，不再說話。然而，當我安靜地注視著他，示意他繼續說下去時，他才怯生生地抬起視線看向我。

「以後要離開的時候，不要什麼都不說就走掉……就算要把我叫醒，也希望你先告訴我……」

「呵呵，我明白了。那麼，下次我一定會先告訴范。」

「……！嘿嘿，嗯。說好了喔？」

他露出燦爛的笑容，仍然纏在我腰間的連接器末端也跟著搖晃起來。

我看著那條連接器，關閉了已經不再需要的語音情緒辨識程式，接著牽起范的手。

「那麼，我們去研究室吧。」

「噢，研究室？……去那裡做什麼？」

他微微睜起雙眼，像是對我產生了懷疑。難道他沒有理解目前的狀況嗎？

「剛才我已經稍微提過了，您在睡眠期間似乎沒有完成充電……」

「不要。我剛才覺得非常寂寞，所以起不來。」

「不行。這樣下去，可能會影響今天的任務……」

氣氛再次變得不妙。最近我才剛評估過，認為他已經變得願意聽從指示了，現在究竟是怎麼回事？

「……而且，那才不是什麼故障。」

「什麼？」

他剛才說了什麼？不是故障？

他為什麼能夠如此斷言？我還沒來得及詢問，范便微微泛紅著臉回答。

「因為昨天沃爾特給我的能量，還留在『裡面』，所以我根本不需要充電。」

聽見這句話，我終於理解。看來正如范所說，這並不是故障。他似乎是故意自行變更設定，讓充電裝置無法替他充電。

雖然有些出乎意料，我仍鬆了一口氣。然而，身為范的上司，我必須讓他完成充電。

「范。光靠那些能量，是無法維持一整天的。」

「可是我不要。……如果你無論如何都要我充電，那就在我的電量充滿以前，陪我一起睡，好不好？」

「……真拿您沒辦法。」

只是這點要求的話，並無妨礙。我並未對范的要求感到特別驚訝，直接點頭答應。

或許從這條連接器纏上我的那一刻起，我便已經預測到會變成這樣。

我一邊想著，一邊將緊貼著我的范連同自己一起蓋進棉被裡。

「晚安，范。」

「嘿嘿。晚安，沃爾特。」